

萨冈

Françoise Sagan

12

11

1

2

10

9

3

Le lit défait

凌乱的床

[法] 弗朗索瓦兹·萨冈 / 著

顾微微 / 译

5

8

7

4

6

[法]

弗朗索瓦兹·萨冈 / 著

顾微微 / 译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LE LIT DÉFAIT

By Ms.Françoise SAGAN

Copyright © 2009 by Editions Stock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本书首次出版为1977年，由Editions Flammarion出版

All Rights Reserved

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11-2011-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凌乱的床/(法)萨冈著;顾微微译. --杭州:
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1.3
ISBN 978-7-308-08410-9

I. ①凌… II. ①萨…②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17634号

凌乱的床

[法] 萨冈 著 顾微微 译

责任编辑 王志毅

文字编辑 朱 岳

装帧设计 杨林青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常言道文化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10.125

字 数 168千

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08410-9

定 价 41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 88925591

给伊莎贝尔·赫尔德

光秃秃的活跃凌乱的床
面对着矫揉造作的窗帘
可怕的三角装饰旗
它那锋利的飞翔
熄灭白昼穿越黑夜
可怕的三角装饰旗
几乎是块荒废之地
几乎是
因为是用碎片裁剪为了爱情和睡眠
你站在了床边。

保罗·艾吕雅

1

“真奇怪，”贝阿特里斯的声音说——那声音很高，似乎比他自己的高得多，在床的上面——，“真奇怪，五年来，你居然没忘记我……”

他没回答。他在聆听自己的心跳，寻找自己的呼吸，因为做爱，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。他在擦自己额头的汗，而他的额头，正靠着这个如此熟悉，而又如此失去过的人的侧面。他没什么可回答她的，除了说，的确，五年来，多亏她拒绝了他，他行走在自己的鞋子旁，行走在自己的身体旁，行走在自己的心脏旁，他像一个既意识到、又没意识到自己破产的流浪汉一样行走着。而只有在此刻，在这个他陷入其中的肩膀上，他才认出了他唯一的故乡。

他的沉默令贝阿特里斯感到困惑。几年前，她在他们共同的朋友家里认识了这位年轻人，他当时是保险公司的经纪人。他那时多半是值得怜悯的，尽管他像一只小羊羔，她还是让他进了自己的马厩，为时半年，作为赛马中最有希望拔得头筹的马。他温柔而又迷人，眼睛和头发是栗色的，但略显暗淡，她认为。而她自己呢，她知道自己的眼睛和头发是褐色的，也知道自已很漂亮，具有（是她的评

论家们和她的情人们给她指出的)一种粗暴而又温和的神情，而颧颊很高，嘴唇很丰满。贝阿特里斯在电影和戏剧方面很有成就，而戏剧，是那种被认为很容易的戏剧。然而那些年，这种戏剧也并不容易。而眼下，这个年轻的爱德华，这只长着一双长腿，一双过长的腿的小羊羔，似乎变成了“另一种戏剧”的最出色的作者之一，即那种被认为是无法沟通的人。不过那都是些冒充高雅者的争论。这个时代的人们，对同样一些戏，今天又哭又笑，明天又全都坚决地表示厌倦，而只有成功(不算国家津贴)，即金钱，保障了两岸的街头卖艺者的生存。三年前，爱德华·马里格拉斯大胆地——再说是为了她——创作了一个小短剧，他觉得它并没有什么意义，而他的一位女友的朋友则认为它才气横溢。后来这个小短剧公演了，而且马上被十位严肃的评论家和九百位社会名流所发现。他明白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巴黎也可以是属于他，爱德华，退休人员之子，一个迷茫、多情而忧郁的年轻人的。可他仍然想象不到，有朝一日，在巴黎的这一文学方面的走运，与和这个女人重逢的机会之间竟会有关联。而这个女人，贝阿特里斯，是他爱情、热情和肉欲的对象，总之是从他一到巴黎起，他所能得到和失去的一切的对象。

他们躺在黑暗中，而他有点横在她身上，像是准备受

某种十字架刑似的。他越过贝阿特里斯的黑发，望着米色地毯上的那些名贵的、淡紫色的郁金香，而它们已经醒来，在窗前摇曳。五年前，他好像见过这同一些郁金香，这同一扇窗户，还有这近景中的无光泽和粉红色的皮肤，他当时感受到了，或他以为感受到了一种不朽的幸福。从那以后，他不停地梦见它，可现在他才懂得了它，也就是在这个女人对他说这些假谦虚的、仿佛是悬在黑暗中的话的时刻：“真奇怪，都过去五年了，你居然还记得我……”她拽着他的头发，低声地狂笑着，以至于他听不太清她在说什么，可他明白，她要求他作出回答。但他想保持沉默，而且应该保持沉默。何况他已经在强迫自己这样做了。

“而五年中我做了些什么，”他扪心自问，而他始终埋在这裸露的肩膀里，“可我做了些什么，除了试图忘掉她并变得出名——如他们所说——，同时忍受和一些才疏学浅的记者作那些冷冰冰的谈话及愚蠢的对话，想着我写过的东西和我想写的东西，以及我有可能写的东西。可是我做了些什么，除了想回到这儿？我花了五年时间企图忘掉这个女人，一个类似于缪塞^[1]笔下的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女人，而愚蠢透顶的是，我甚至不知道我想忘掉的就是她，

[1] 缪塞（1810—1857），法国浪漫主义作家。

我的刽子手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姐妹，这唯一的她。”而这时，她还在拽他的头发，同时用一种取笑的声音为这突然的昏厥而感到不安。他也笑了起来，并仰起头，把自己的嘴放在她的嘴角上。他微笑着，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声音——总之是一种他希望能漫不经心的声音——对她说，他从没有停止过爱她，然而他很想喝一杯什么。她马上起身，朝配膳室走去。而他，虽然对自己的本性和自己的未来仅有一种模糊的概念，可却突然感到，自己是一种严酷命运的对象，而且还感到，当贝阿特里斯拿着两只玻璃杯回到房间里，向他肯定一件事时的声音是既怪异又有强调意味的。她说：

“我不记得，我不记得你做爱做得这么好。”

“从那以后我学会了……你要怎样……”

2

翌日，他提出要带她到外面去吃饭，因为他记得太清楚了，贝阿特里斯喜欢引人注目、招摇过市，而她这么做，几乎是带有受虐狂性质的。他想，正是这种爱好，使她在五年前，为了另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情人摆脱了他。而他自己呢，出于本性，对所有被称为反响、喧哗，总之是掺杂

着成功的轰动是完全无动于衷的。可是今天，知道她在这方面很敏感，便决定主动掩饰一下自己对她的欲望，因为他已经怕，尤其是怕又一个人待着——在街上，在床上，或在随便什么地方——，一个人，被剥夺了她的芳香和声音。所以，如果她压根对他没有欲望的话，他倒是很乐意召见那些流行酒吧和餐馆的常客。他根据自己心跳的节奏和手的发抖，意识到自己在五年的时间里是多么的缺血、缺氧和缺动力。他甚至并不试图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个女人如此疯狂，为什么希望忘却她，而又为什么眼下会如此强烈地记得她。他像在圣体面前一样，在她面前躬身弯腰，他不再引导自己的脚步，而仅仅是跟随它们。

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贝阿特里斯拒绝吃这顿饭。她说她乐意和他单独相处，于是她命人把三明治、白葡萄酒、水果和咖啡送到房间里来。她面带半开玩笑的神情，在他的胸脯上画出了一些神秘难解的符号。她触碰他的脖子，然后是肩膀，然后是脚，然后是腹股沟。她似乎是在重新拥有某种东西，而这种东西其实一向是属于她的，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寻思，她是否和他一样，经受过这种现象，她是否和他一样，也有这种戏剧性的拥有感和厄运感。可是他现在已在巴黎生活很久

了，他熟悉它的节奏和那些拐弯抹角的做法，它们远不是司汤达^[1]式的，而是日常的，于是他并没有冒昧地问她这个问题。与此同时，他赶走了一个神秘的声音，就是五年前那个阴沉、嫉妒、固执地问她为什么不愿和他一起出门的声音。她应该得意洋洋地在那个餐馆展示他，整顿饭将是一番爱情的吐露，而爱德华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同谋。她是不是还想藏着他？然而他知道，那个曾经得以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秘密已没必要存在了：她成名了，他也成名了，他们有权在午后两点分享波罗的海沿岸的鲱鱼，而且是在伪造出一种家庭气氛的餐馆里。而这种气氛像是在说：“我们来自同一张床，我们刚才让彼此快乐了，而现在我们饿了。”

“你以我为耻吗？”他说。

她望着他，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像是在给牲口梳毛似的，她还抚摸他皮肤的颗粒面。她望着他微笑着，显出一副嘲讽、沉思和温柔的样子，没准还是聪明的样子？总之，她像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因为她而做的那个梦，当时她已离开了他，而他也以为，自己已把她忘记了。

“以你为耻？”她说，“不。你长得很英俊，要知道。

[1] 司汤达（1783-1842），法国作家。

可你为什么要到外面去？天亮了，出太阳了，这让我感到不舒服。”

于是她倒在他身边，寻找他脖子上的血管，声音冷淡却又有点粗暴地说：

“现在，我要在你身上做记号，我的小男孩。你将被用蓝色盖戳注销，这样一来，在两周之内，你的那些女人就对它毫无办法了。”

她咬他，吸他脖子上的血，她是他生命的吸血鬼。

“你真的愿意和我单独在一起？”他说，而这时，他正陷在自己的思想和回忆中，而且还陷在床单中。刚才它们已被卷起，而现在像是被风掀开了，那大概是他们的快乐之风。

她没有回答，而这方面再没有问题要提了。

四点时，他们坐在了一张餐桌旁，他们还是那样凌乱、苍白和得意洋洋。对那些老顾客来说，他们眼睛下的黑圈同样也是桂冠。四点时，他们用疲倦的手和过于明亮的目光，交换着鲑鱼、油炸土豆和誓言。当然，所有这些都是要消失的，可所有这些都受到了那些不知疲倦的包打听、狗仔队、好人和坏人的窥伺、监视，并被记录了下来。他们被称作整个巴黎或朋友们，总之是其他人。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：“是啊，你不记得了吧，五年前，他们曾经是

有过一段故事的。”而另一位则气愤地说：“总之，真让人难以相信，她居然是演通俗喜剧的。而他写的嘛，我觉得倒是另一种东西，不是吗？”第一位下结论道：“是啊，是研究戏剧的，但愿是，可她长得真漂亮，你说呢？”而所有这些迷乱、好奇的目光，就像是同样多的敌对和友善的探照灯，在冲他们扫来扫去，使他们在—部连续不断的影片的空间里靠拢、分开。可这对他们来说是不真实的，因为她对他说：“你吃得不够多，爱德华。你爱我吗？”而他呢，一边用一只疲倦的手吃他根本不想吃的土豆，一边回答：“我爱你，我从来就只爱你。相反，我认为我不爱这些鲑鱼。”于是她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，扬了一下手。那位餐馆老板从他们进来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了他们的同谋，此时便急忙跑了过来，于是鲑鱼便消失了。午后四点，在大太阳底下——其实是在大阴影底下，可是能感觉到太阳在玻璃走廊后面晃动——他们像菲茨杰拉德^[1]笔下的主人公—样，要了两杯烈性酒，而在欲望和酒精的作用下，他们觉得自己发生了变化。再没有人能看见和听见他们，因为那天，爱德华和贝阿特里斯一起到达了幸福之巅。

[1] 菲茨杰拉德（1896—1940），美国小说家。

多少年来，贝阿特里斯一直坚持写日记。这是本红皮面、仿羊皮纸的笔记本，带有一把1930年的破挂锁，不过它已经不管用了。她习惯于把它藏在衣物堆里。那天，她像以往一样，突然离开了爱德华之后，便提笔在上面写了这样几句话：

“和爱德华重逢。还是那样有魅力。还是那副饥渴的、曾经让我爱上他的样子，那都有？……年了。”她打住了。（这个问号是哀怨的，而不是玩世不恭的。因为情人太多，无法确切回忆起他们来，贝阿特里斯便终于哀叹起自己身上缺乏某种东西，而这种东西被她亲切地叫作日期记忆力。这种能力就算不会导致她自责，起码也会导致她眩晕。）她继续写道：“除了他的才华，还能感到他身上有那样一种对热情的需求，他那双金—褐色的眼睛（她认真而饶有兴味地加了个小小的连字号）有那样一种召唤，于是我决定砸碎和抹去我以前生活中的一切。明天，我要和B……断绝关系（相反，这些省略号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，全巴黎的人都知道，她一直和制片人布律诺·卡尼生活在一起），而我要对爱德华说，我是属于他的。”

她就这样用标点符号和背信弃义完成了这篇杰作，而最后一句话对她来说是决定性的，不管怎么，反正今年是这样。然后，她用那把哥特式的钥匙锁住了日记，并把它

放回了睡衣中。像许多性感、狂暴和放荡的人一样，一旦宣布和写下了自己的决定，哪怕它们是那样的残酷，贝阿特里斯也觉得自己被证明是无罪的了。接着她去梳头化妆，然后把膝盖在下巴下面屈起，一本正经地坐在一张紫酱色的软垫长椅上，而这种长椅显然是为这种姿势设计的。她试图找本书，好等爱德华回来时诱惑他。可她并不傻，而且读过许多书，所以她犹豫了很久。一本《黑色系列》^[1]，他可能会觉得很无聊，一本普鲁斯特^[2]的书，他可能会觉得很做作，而一本瓦莱里^[3]的书，她想，他则可能会觉得是不明确的。于是她决定选择后者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爱德华像个疯子似的在巴黎行走。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思，自己是否有运气，是否有一个普通的、微不足道的重见贝阿特里斯的运气。她刚才在利普餐馆门前是如此突然地离开了他……他买了鲜花、唱片、书籍，所有这些都是她喜欢的，也都是为她买的。他有一个小小的希望，就是希望贝阿特里斯的门房不要用脚把他和

[1] 《黑色系列》：法国犯罪小说丛书。

[2] 普鲁斯特（1817-1922），法国作家。

[3] 瓦莱里（1871-1945），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的代表，公认的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。

他的礼物送回到马路上去。他这个人既疯狂又脆弱，而且刚才还很不谨慎，他本应该确定一些步骤的，应该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在哪儿见面？”这并不是因为贝阿特里斯对他说“我爱你”，他们才有了一个明确的约会，他应该想到，当某人对你说“我爱你”，这只是表明她的即时欲望的日期，而且是她的，从来就不是你的。而像他那样多情的人，他的爱情是持久的，每次约会只能是一个期限，每个日期只能是一种侮辱，一种痛苦，一种不幸，总之……当然，他是在那个让他相信她是爱他的女人的怀里过的夜，当然，他可以打电话。可她在餐馆前转身离去得那么迅速，而且是那么快乐地对他说“再见”，以致他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。他怀疑自己的感觉、记忆、运气，总之一句话，怀疑他自己。他糊里糊涂地撞上了好几个行人，而他们大概把他当成了疯子，是那种明明是在九月，却以为自己是在过圣诞节的疯子。他的状况正是如此。他准备屈从于最坏的结果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贝阿特里斯住的楼房前。

当时是晚上七点。因为百无聊赖，她竟怀疑起自己的诱惑力来，而她的诱惑力是出了名的。那会儿，她像往常一样，在餐馆门口从容潇洒地道了别。可从那以后，什么也没发生：没有一个电话，没有一束鲜花，也没有一个音